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n

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## 登頂橫崗山

劉平

久居都市，滿目所及皆是灰濛濛的高樓，未曾察覺秋色已悄然深沉。擇一秋高氣爽之日，約上三五同伴，共赴橫崗山一遊。

橫崗山座落於鄂東之地，乃大別山之支脈，地處蘄春與廣濟之交，又名橫江山，海拔約八百米，為兩地百姓常游之勝地。山巔古有佛寺，近年更得修繕，遠觀之，金碧輝煌，猶如拉薩之布達達宮，佛光隱現，瑞氣繚繞。據傳，黃梅之人尤以此山為靈，常攜全家登臨。

「赤橙黃綠青藍紫，誰持彩練當空舞。」此行果然未負秋光，山巔傾情演繹了一出深秋大戲。蔚藍穹頂之下，群山蒼翠挺立，樓閣隱現其間。

山路蜿蜒，一側群山如巨龍躍動，一側峽谷深邃莫測。秋風輕揚，樹葉沙沙，宛如為我們奏響歡快的樂章。大自然中的生靈們依次登台：紅艷的麥泡如火般熾熱，照亮秋日山谷；紫瑩的香薷散發清香，引來蝶舞蜂飛；金黃的雛菊在陽光下閃耀，如坡上散落的金色珍珠；黃亮的香瓜圓潤誘人，令人垂涎；碧綠的蠶豆籐蔓纏繞，生機勃勃；活潑的商陸果實豐盈，點綴於綠葉間；奇特的佛手瓜形如佛手，慈祥可親。它們彷彿帶著笑意，與我們一一握手問好，熱烈歡迎著我們的到來。

我們目不暇接，思緒紛飛，形色識花之能力一再被挑戰。我們驚歎於深秋的斑斕色彩，驚喜於大自然的的神奇造化，訝異於這些生命在秋日中的頑強與美麗。我們沉浸其中，彷彿置身於一幅流動的畫卷。

自此，願做一快樂而簡單之人。「喂馬、劈柴、周遊世界……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。」每個人的眉梢嘴角都洋溢著笑容，喜悅之

情湧動。在這大山與秋色之間，還有什麼煩惱不能被包容、洗滌呢？

「採藥歸來，獨尋茅店沽新釀。暮煙千嶂，處處聞漁唱。醉弄扁舟，不怕黏天浪。江湖上，避回疏放，作個閒人樣。」我雖因唐婉的緣故，不甚喜愛陸放翁之自私，但這句「閒人」卻深得我心。在這秋意濃濃的山林中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寧靜與自在。

「登頂了！登頂了！」同伴們的歡呼在山谷中迴盪，彷彿是大自然對我們的祝賀。

我也喃喃自語：「登頂了，登頂了。」我曾多次攀登此山，少年時隨母還願，青年時帶學生踏青，中年後攜家人漫步……然種種原因，從未登頂。今日竟得償夙願，怎能不欣喜？

步入觀音閣——真正的橫崗山之巔，憑欄俯瞰。「天！」我不禁驚呼。眼前景象震撼人心：我們已登高山之巔，極極目遠眺，仍有連綿群山矗立，與天地共繪一幅巨大搖籃圖。村莊、河流、城鎮、田野……這些昔日眼中的龐然大物，此刻皆如嬰兒般安然躺臥其中。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我雖未登泰山，但今日家鄉之山亦給了我遼闊的視野與豐富的想像。「天蒼蒼，野茫茫……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」我閉目深吸，低聲吟誦古詩。

回首半生，我已登過多少頂？又有多少頂在前方等待？自小讀書、工作、結婚、生子……一級級台階攀上，卻未曾真正登頂；父母健在，為我遮風擋雨，我便心安理得地半山閒賞；孩子未立業成家，我只能焦急地立於半山腰，欲助他一臂之力。俯瞰大地，芸芸眾生們又在登什麼樣的頂？或許一些人一出生就站在頂峰，而另一些人窮其一生也登不上頂。然而，頂亦是相對，不登高峰，所見便是頂；若登更高峰，便又見更高頂。

人的一生在未登頂與登頂中悄然流逝。但無論登頂與否，都要坦然，或許，最高的頂在我們心中。

美妙體驗。咬下一口，先是那層薄薄的糖殼在舌尖破裂，發出清脆的聲音，緊接著便是山楂那酸甜可口的滋味在口中蔓延開來。山楂的酸味與糖的甜味完美融合，讓人回味無窮。尤其是那些經過霜凍的山楂，更加酸甜適中，口感也更加爽脆。每次吃完一串冰糖葫蘆，嘴裡總是留下一股淡淡的清香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
隨著年齡的增長，雖然我已經很少再去買冰糖葫蘆，但每當冬天來臨，那種熟悉的味道總會勾起我對童年的回憶。那時的我們，無憂無慮，快樂簡單。一根冰糖葫蘆，足以讓我們興奮許久。如今，雖然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彩，但那份純真的快樂卻再也找不回來了。每當看到街上售賣冰糖葫蘆的小販，我總會停下腳步，買上一串，細細品嚐，彷彿能從中找回一些逝去的時光。

冰糖葫蘆，是一種簡單而美好的食物，它不僅帶給我童年無盡的歡樂，更成為我心中一份難以割捨的鄉愁。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，我們或許很難再找到那種純粹的快樂，但每當想起那些美好的回憶，心中總會感到一絲溫暖。

## 臘八香飄八寶飯

吳鎬

臘八，天色蒼茫，寒寒刺骨，但屋內卻是一片溫暖和樂的景象。人們圍坐在爐邊，爐火跳動著，映照出每個人臉上溫和的笑容。舊事新情，在這個寒冷的季節裡，隨著袅袅茶香一同被娓娓道來。而廚房中，早已瀰漫開一股甜糯的香氣——那是臘八粥與八寶飯的味道，二者如同冬日裡的暖陽，為這寒冷的世界帶來一絲慰藉。

臘八做八寶飯，對於許多人來說，這不僅僅是一次烹飪活動，更是一種情感交流的方式。

清晨時分，母親的身影便已出現在廚房。她將糯米洗淨泡發，準備各種果仁、乾果、蜜餞等食材。

這些材料，就像散落在生活中的點點繁星，各自閃耀，而在這一天，它們被精心挑選，匯聚一處，共同演繹一場美食的盛宴。紅棗紅得像燃燒的火焰，蓮子白質若凝脂，桂圓肉帶著淡淡的甜香，花生、核桃、杏仁、芝麻，以及色彩斑斕的葡萄乾，它們在陽光下各自閃爍著誘人的光澤。

隨著灶台上的鍋具漸漸升溫，熱力讓空氣中瀰漫起一股甜蜜的氣息。母親將瀝干的糯米與各種配料混合，輕輕攪拌，使每一粒米都裹上一層五彩斑斕的外衣。之後，她小心翼翼地將混合物裝入碗中，壓實，再倒扣於蒸籠之上，最後蓋上鍋蓋。蒸汽緩緩升騰，宛如冬日裡的輕煙，不僅包裹住了鍋中的八寶飯，也縈繞在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心頭，帶來了無盡的期待與溫馨。

終於，那金黃透亮的八寶飯揭開了它的神秘面紗。它一出場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用勺子輕輕挖下一角，粘糯而不膩，軟糯又富有彈性，蓮子的清香、紅棗的甘甜、桂圓的濃郁……各種味道在口中交織，構成了一曲味覺交響樂，讓人陶醉其中，難以忘懷。

關於八寶飯的起源，民間流傳著許多傳說。有人說它是宮廷御膳房的巧思，也有人認為它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八寶飯的做法也在不斷創新和發展，但其核心精神卻始終未變——那就是團聚與分享。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，每當臘八來臨之際，家家戶戶都會精心準備這道美味佳餚，邀請親朋好友共度佳節。對於許多人來說，八寶飯不僅是舌尖上的享受，更是心靈深處的記憶符號。

## 串起來的冬天

范天偉

冬天，總是帶著一種特有的寧靜與清冷。天空湛藍得像一塊透明的寶石，陽光斜斜地灑下來，照在雪地上，泛著銀白色的光。這樣的日子，最適合出門走走，感受一下冬日裡的暖意。而走在街巷之間，最能勾起我童年回憶的，莫過於那一串串紅彤彤的冰糖葫蘆。

小時候，每到冬天，母親總會帶著我去買冰糖葫蘆。那時候，冰糖葫蘆攤子並不像現在這樣隨處可見，而是要走很遠的路才

能找到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和母親走了半個多小時，終於在一個小巷口看到了那個熟悉的身影。攤主是一位老人，頭髮花白，臉上佈滿了歲月的痕跡。他熟練地將一串串山楂串好，然後放入熬好的糖漿中，快速旋轉，讓糖漿均勻地裹在山楂上。最後，他小心翼翼地將糖葫蘆放在鋪滿芝麻的木板上，等待糖漿冷卻凝固。

冰糖葫蘆的做法其實並不複雜，但要做好卻需要一番功夫。首先，要選擇新鮮的山楂。山楂最好選用那種個頭不大、顏色鮮紅的，這樣口感更好。接著，將山楂洗淨，去掉果核，然後用竹籤串起來。接下來，就是熬糖漿的關鍵步驟。

將適量的白糖和水按一定比例混合，放入鍋中加熱，不停地攪拌，直到糖漿變得濃稠透明。這個過程中，火候的掌握非常關鍵，太旺容易糊，太弱則不易融化。待糖漿熬好後，迅速將山楂串浸入糖漿中，快速旋轉幾圈，讓糖漿均勻地包裹住山楂。最後，將糖葫蘆放在鋪有芝麻的木板上，等待糖漿完全冷卻凝固即可。

冰糖葫蘆的味道，是一種難以忘懷的



文藝副刊

海韻

#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專欄主編：溫陵氏 宓月 573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## 活著，就是要弄出些聲響（組章）

白炳安，廣東作家協會會員。已在《詩刊》《詩選刊》《詩潮》《散文詩》《詩歌月刊》《作品》《綠風》《星星》等發表作品。散文詩集《詩意肇慶》榮登2016年中國散文詩排行榜。曾獲《星星》詩刊主辦的首屆「蘇東坡杯」全國散文詩大獎賽二等獎。著有散文詩集與詩集多部。

我的心裡有一座鐘，活著，就是要弄出些聲響，用每天的生活敲鐘，讓他人聽出鐘聲的存在。

敲掉銹色，保留淨心，與向前走的腳步聲做呼應。

活著，不把自己敲打一番，整天沉迷聲色犬馬，肉身會有劣跡。活著，就是要弄出些聲響，才不會愧對父母把自己的凡身帶到這個世界。

敲鐘，直到鐘聲把自己掩埋於塵土。

### 黑夜之書

雲一翻過虛體，就把天色壓暗。  
樹枝伸進光陰裡，看不到樹枝的面目。

沒有月光，從湖的偏旁，讀到一座島，以為一個水影。

夜晚圍著事物轉發風言風語。

在路上聽到鳥鳴，有燈光，盡快刪除黑暗的想法。

準備的晚餐，是一盤陽光夠不到的菜餚。

### 隱喻

精緻的語言業已在紙上發芽，有了長勢。

分了行的隱喻把物象的門檻抬高了半尺。寫詩之人，提燈跨過魅影，離展翅的霞光又近了一步。

咳出慈悲，給乾瘦的植物供給一些水滴。

黎明還未到來，先把內心的想法泡在一壺老酒裡。

「事物燃燒起自由的火焰」。溢出酒香的杯子，按一隻手的意願端著，不會左右搖擺。

### 搬拆

把舊居搬空，把什物搬到新的地方。跟著，把自己搬進一個家，以為高高在上，卻甩不掉形而下的苦澀。

搬走，是掏空往事，騰空腦海的記憶，不留痕跡。

風搬走了多餘的樹葉，把樹留下，養老；

蜜蜂把花香帶走，把花朵留在山坡上。

季節的手，把夏置換成秋，提走荷塘的碧綠，剩下的乾瘦站在水中。

事物不動，在原地築起銅牆鐵壁。一搬拆，首先鬆動一塊磚，接著，風吹雨打，就有岌岌可危。

### 物事

草原之夜，深如井，垂釣孤月。

披著羊皮的狼，趴著，不遠不近地盯著羊圈的羊。

「反對猛獸侵犯羊的權利」。

身影不等于身體。  
謊言重複一千次，鍍滿金粉，也不是真金。

風吹草低。  
天性溫順的羊沉迷著水汪汪的月色，深信草原之夜，寧靜，太平。

失去警惕性。羊圈裡的羊入睡。

蟲鳴的小夜曲催眠。

騷動的聲音突然而起，一盞凶亮的小燈閃過，快如閃電。

一隻小羊被咬住，掠走……

羊群驚慌。草原之夜，響起一片踩踏的蹄聲。

「殺羊的事件，再一次暴露了狼的本性」。

### 認知深度

虛構一個時間的限度，不影響我們對事

物的挖掘。

挖出一個深度：見到暗坑，裡面有不同形態的蟲子，而蚯蚓在泥土裡沉默不語，穿行在黑暗中，把啃食腐土作為秘密。

一些意識是陳舊的。

當下的生活具有新鮮感。

開挖的詩歌，有深淺不一的現象。

我們需要的深度，可以融入流水的叮咚聲，寬恕石頭剪刀的碰撞，讓投石問路的人對生活不再產生疑惑。

我們描寫的生活，每一處細節都觸及靈魂。

挖掘機挖掘什麼，不能虛設一個深度。

對事物的認知，往往面臨深與淺的選擇，挖一個井，不允許神化出一種深度，蕩漾出水聲月影。

事物的每種深度，可以測試到與我們有多深的關係。

江湖的深度，適合魚龍混雜，隱藏魚的動向；

大地的深度，有利於一棵樹盤根錯節，成為立足某個山頭的可能性。

在現實中，只有挖出理想的深度，才能種好生活，長出綠葉，開出鮮花。

### 憶舊

三歲，一九六零年命運裡的疼，不喊出聲，只能由母親牽著。

我找不出一個詞來埋怨走不動的幼腿，懇求母親抱著我，但願望落空。

從家裡到村中的集體食堂，我如石頭，一直被母親拉著走。

聞到飯香，經常受餓的腸胃響了一聲，眼光就陷入蒸著米飯的大鍋，不能自拔。

舌頭空空地舔著。

取過從別人手裡蒸好的那一小袋米飯，母親有一種內疚的眼神，牽著我的小手，匆匆離去。

兩片落葉，被風冷冷地吹著。

